



WU SPACE

无空间 WU SAPCE | Reading Pool 2022 年 07-09 主题: 太阳 SOLAR

## 冷太阳 · 热星球: 太阳性的美学式与行星式视角

Cold Sun · Hot Planet: Solarity's Aesthetic, Planetary Perspective

作者 | 阿曼达 · 博茨卡斯 (Amanda Boetzkes)

翻译 | Shun

本文收录于《南大西洋季刊》(South Atlantic Quarterly), Volume 120: 1, 2021.01

特别感谢本文作者及《SAQ》对本译文的独家授权, 感谢作者 Amanda 对中译版插图编辑的支持

本译文版权由无空间保留, 转载使用需征得许可

威廉 · 布雷克(William Blake)曾经问老虎: “在多么遥远的深渊及天空, 你那灼灼瞳火得以燃及?”使他表现出如此震慑的, 是在可能性的极限上, 老虎那之于生命耗费的强大力量所带来的残酷压力。在生命普遍性的沸腾之中, 老虎是极致炽热的一点。而这样的炽热, 确实首先燃烧于遥远的深空之中, 燃烧于太阳的耗费之中...

——乔治 · 巴塔耶(Georges Bataille), 《被诅咒的部分: 论普遍经济》(The Accursed Share: An Essay on General Economy, 1991), 卷一: 耗费

乔治 · 巴塔耶的这段话概述了关于太阳的普遍性经济的思考联结; 它的能量如何以一种某些形式下针对于消耗、积累和耗尽剩余能量的需求来迫使着行星上的生命, 从而确保它在一个又一个存在之间的移动, 确保它借由意识本身的行移。但是, 对于巴塔耶来说, 这种能量以及我们对于它的意识都充满了矛盾的逆转, 给本体论的区分平添困扰。因为太阳的能量将人类与我们最终的死亡、动物性、(以及本文中格外重要的) 行星性联系在一起。太阳的逆转——它对生命的滋养, 以及在它那被巴塔耶称为的“对于掠夺者的掠夺”之中对生命的暴力消耗——不能通过能量交换的物理学来理解, 甚至也不能通过它的政治本身来理解 (巴塔耶 1991:34)。相反, 太阳的矛盾运动完全扰乱了这些知识体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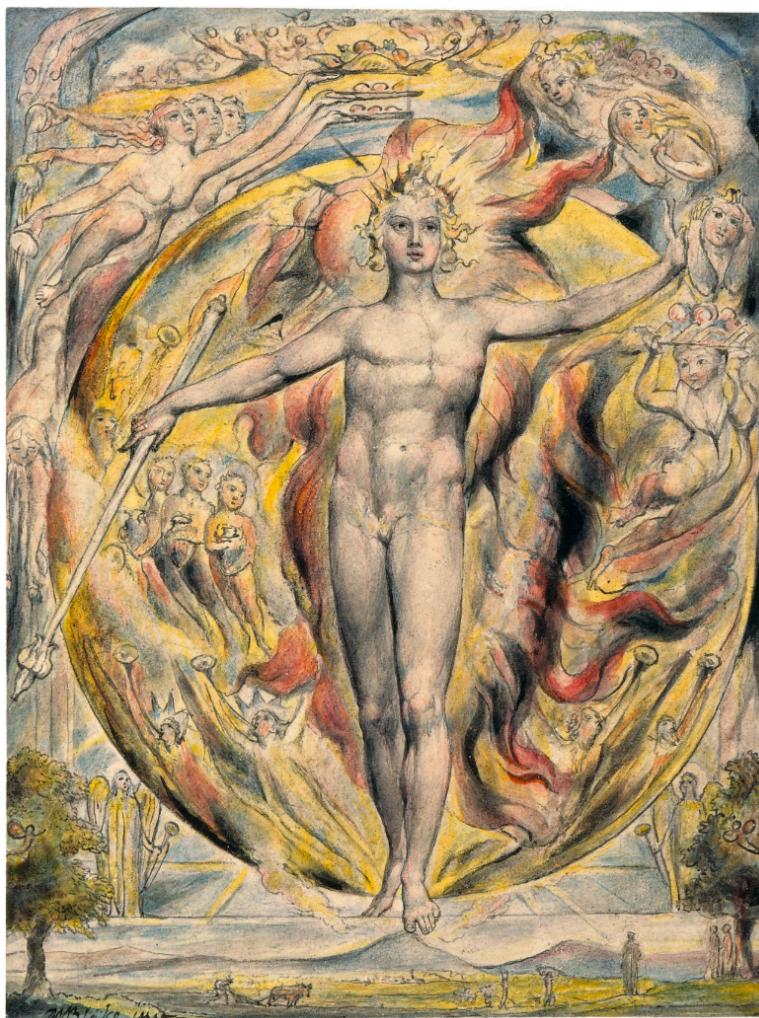
WU SPACE

从他 1920-1930 年代的早期文章到他在三卷《被诅咒的部分》(The Accursed Share, 1946-49)中关于经济的推测式理论，巴塔耶对于“太阳性 (solarity)” 的阐释探索着关于累积之痛的形态、关于消耗的嗜虐癖、以及对地球的灾难性放逐，这些都是从深空之中的太阳的视角来进行设想的。简言之，太阳性是一个透镜，借由它可以看到太阳在行星万物的生长、消耗、死亡和衰败过程之中的运动。在我开篇的引语中，太阳性被反映为老虎眼中灼烧的饥渴，以及一种赋予了老虎消耗性能量的残酷压力。依此脉络，太阳性是一种贯穿了整个行星生命存在的势能：它迫使着老虎去捕食追猎，但同时也推驱着老虎的身体，将它推向其自身的死亡，腐烂在土壤之中，再一次回到争夺太阳滋养的激烈竞争中去。

巴塔耶用许多寓言来阐述作为一种基础的消耗性欲望的人类太阳性，以及这种太阳性之于破坏性的能量消耗的能力，“老虎”是这众多寓言的其中之一。太阳性，似乎无论它占据着怎样的存在，它都是一样的：它驱使着所有生命存在的扩张延展直至触及它们自身的死亡，一种进入到其他存在或是物质状态的过渡与吸纳。从这个意义上说，太阳性是一种关于资本主义灭亡的幻想，是资本主义自我扩张神话的终结。太阳能量产生了一种自我消耗的驱力，这种驱力使得资产阶级资本主义经济陷入到将自身投付于基质性物质的境地。最为重要的是，巴塔耶通过将资本主义的主体及关系放置在了它们与其自身的行星性、与冰火冷热的基要力量、与那毁损着人类身体形态的眩目光芒与暗夜深沉之间所发生的痛苦斗争之中，来追寻着这关于资本主义灭亡的幻想。

在下文中，我将借由对巴塔耶丰盈的写作及其苦痛效应的关注，试以讨论他对太阳性和行星性的结合。考虑到太阳性的潜在可能及其伴随的大规模灭绝——生灵的末日以及生命本身可能的终结——是极为可怕的。它在人类的有限性与可能性，以及社会的、集体的、更广泛的他者、更具体的他者的有限性与可能性方面，引发了激烈的矛盾反应。虽然人们很倾向将太阳性看作是作用于生命存在的再分配、主体性及集体性的再分配的能量条件，但如若没有与当代资本主义的骇人可能性之间的斗争，没有与它将生命作为能量来汲取的行径——正如同是太阳性可能会采取的同等行径——之间的斗争，那么上述倾向也是无以成立的。因而，我对巴塔耶的太阳性进行了复原，以求阐明这样一种风险：

太阳性可能会随着石油文化 (petrocultural) 体制的变异而变异，太阳性从后者之中浮现并成为一种新的资本主义能源体制，它加速着或以其他方式加剧着我们目前走向星球毁灭的进程。在重新思考巴塔耶的行星美学时，我想请大家考虑的问题是，我们是否能够耗用资本主义对于未来预期之中所隐含的嗜虐癖，反过来用它掌握太阳性？



威廉·布莱克(William Blake), 《临于东门的太阳》(The Sun at His Eastern Gate, 1816-20), 图片来源:  
[williamblake.org](http://williamblake.org)

### 太阳幻相：在沸点上书写资本主义

在《被诅咒的部分》一书中，巴塔耶将西北部海岸地区原住民故意销毁财产的“夸富宴 (potlatch)”习俗以及阿兹特克人祭祀太阳的行为看作是能量消耗的复杂形式，也是太阳性运行生效的关键例证 (1991)。在对于这篇文本的分析中，让·鲍德里亚 (Jean



WU SPACE

Baudrillard)提出了一个重要的观点，他认为巴塔耶是将阿兹特克人的太阳性视为一种慷慨的经济体，它源自于“太阳不给予任何东西”的认识：“单方面的馈赠是不存在的……为了保持它的光芒，须要用人的鲜血不断地滋养它” (鲍德里亚 1998: 193)。因而太阳性不是一种纯粹的慷慨，而是太阳对于生命的无止境需求在经济上的延伸。这就是为什么巴塔耶会从“耗费”的概念中梳理出一种双向关系：它既是必须被消耗的过剩能量，又是为了产生过剩能量而存在的意欲消耗的过度欲望。太阳的炽热慷慨地给予生物有机体一种想要被满足的需求，这炽热也同样作为此等需求而灼烧在它们体内，就像是老虎眼中那掠食的饥渴。

在这种方式下，巴塔耶对太阳性的描述反映了隐含着献祭需求的资本主义逻辑。因而，必须审慎研读他对“太阳社会”溢于言表的颂扬，考虑到他的语言体现着“耗费”的双重含义：它既假定了资本主义的限制，又同时反对这些限制。因此，在鲍德里亚看来，太阳的能量消耗并非含蓄的慷慨；它不是太阳性的所在之处。确切地讲，太阳性遍布闪耀在巴塔耶的写作中，它安置了一个“总是处于沸点的认识主体” (194)。他那炫目耀眼的构想唤起了神话的力量与形象，他用它们与客观知识的学科式表述（比如说马克思主义、人类学、政治经济学以及科学方法）相对抗。是巴塔耶在面对着受限的知识经济下对于太阳的神话化——而不是太阳本身——才是那消耗的支点。

通过神话式的主张以及它们揭示出尚未经思考的主体立场的能力，巴塔耶复原着太阳性的慷慨。他所构造的古老语言，以暴力的拦截和持续的溢出而展现开来，将动态元素倾注到文字当中，使主体和知识本身面目难辨。因此，巴塔耶将太阳性作为一种神话式能动者的设置，更应该被理解为是一种解构的操作，不仅仅是针对于词语或概念，而是针对于整个知识体系。这种操作就是哲学家鲁道夫·伽谢(Rodolphe Gasché)所称的巴塔耶的“幻相学 (phantasmology)”：他的写作和他对于神话的定位以此种方式与科学和哲学的抑制性架构相对立起来 (2012)。幻相学是一种反科学：它提出了诸如生命元素、感官效应、远古力量和难解的叙事逾矩等等的神话幻相，这些幻相遭到抑制和驱逐，从而实现科学逻辑的透明显见。巴塔耶的写作以幻相对立于科学和哲学的逻辑，“击碎它们的平静”，超越它们的可理解性 (111)。



《博尔吉亚手抄本》(Codex Borgia)中的第 43 页, 画面中的灰绿色形象即为阿兹特克人神话中的神明“Nanahuatzin”。巴塔耶在《被诅咒的部分》中记述了关于这个满身脓包的神明纵身跳进火中幻化为太阳的故事。图片来源: [britishmuseum.org](http://britishmuseum.org)

通过在写作中释放作为本体论力量一般的幻相, 巴塔耶预见了政治生态的行星式思维。例如说, 他的幻相学启发了加亚特里·斯皮瓦克(Gayatri Spivak)将行星性的表述形式视作为他异性的原形式(Urform); 这么一种对于他者的毁形(disfiguring)力量的首要的赋形(figuration) (斯皮瓦克 2003: 71)。斯皮瓦克认为, 行星性呈现出一种与全球化认同脱节的怪诞表象。用“行星化”视角看待我们自己, 而非“全球化”或“世俗化”, 这是一种由不再根植于殖民框架中的全球化想象所衍生出的对于“他异性”自身(自己的以及他者的他异性)的彻底激进。斯比瓦克认为, 尽管全球化的统控使得想象被系统化表达, 但人类总是趋向于一种他异性的, 趋向于一种被赋予着原初生命力量的超验性形象, 它可以是自然、母亲或是上帝。然而, 这种原初力量总是面临着被全球化逻辑再度吸收的风险。因此, 行星性是一个不断回退的领域, 从不会受制于形象的限制。它既是与“自然”相对立的一种他异性的激进形态, 也是一种持续不懈的毁形行动, 通过这



WU SPACE

种行动，行星和行星-思维在全球化的主导下得以保留着它那不可简化的区域。行星性既是一种力量，一种具象化的立场 (position)，又是一种通向特异性的哲学倾向 (disposition)。

如出一辙，布鲁诺·拉图尔(Bruno Latour)、伊莎贝尔·斯唐热(Isabel Stengers)和唐娜·哈拉维(Donna Haraway)，他们都将一众神话的、古典的、或是虚构的形象引入到他们关于行星化存在模式的哲学当中，既是作为对于现代知识的补救，也是为传递出那种反映了行星式现实的侵入性表象的怪诞特质 ([拉图尔 2004](#); [斯唐热 2015](#); [哈拉维 2016](#))。他们都援引“盖亚 (Gaia)”之名来指认一个用于统领这些行星式侵入的神话存在。这种做法并不是（以科学的权威）去指明真理，而是一种理论实操：是由行星力量所激活的模式和语言，它授予我们人类去体验和思考行星的力量，同时也与行星对我们的漠不关心相共鸣。太阳性，将我们置于行星式思维的沸点。当它威胁着要使我们的经济过度膨胀，要使与它相关的知识体系过载，太阳性呼唤我们回想起行星对我们、对全球经济及其知识形式的漠不关心。它的漠不关心恰恰正是它的盛情慷慨。

### 与“Jesuve”那自相矛盾的基要亲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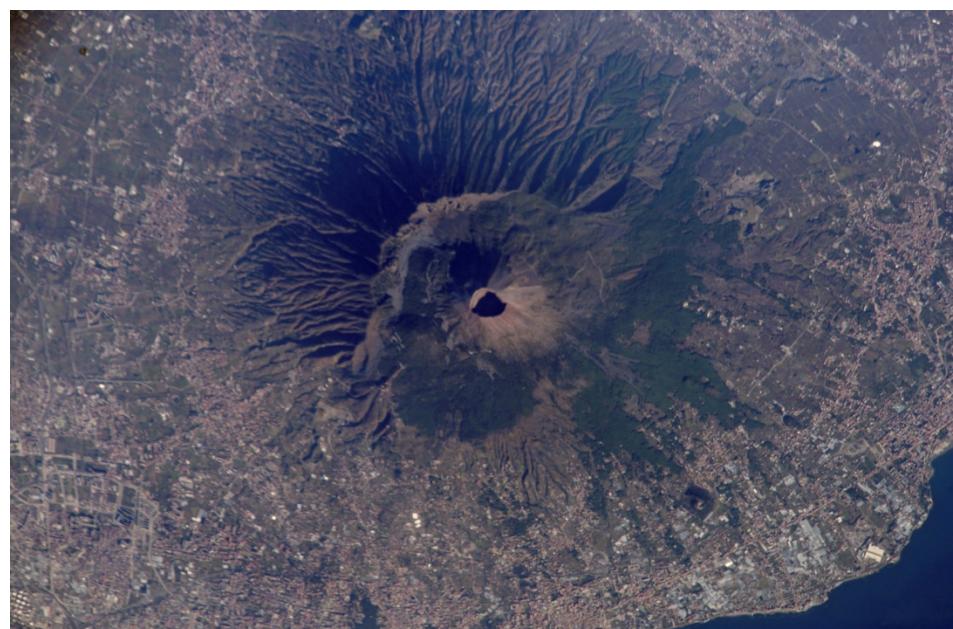
将巴塔耶的太阳性与针对行星性的当代理论化内容（即，作为基础首要的他异性的神话式地球）放在一起比照解读，我们就能够在太阳性之中发现一种扰乱经济与科学界限的无序力量，这股力量剥夺了经济与科学凌驾于生命热力之上的权威。但是如果主体本身没有发生绝对根本的毁形，上述一切就无从成立，主体毁形的能量会使得知识主体暴燃，从而引发一种生成的行星化。正是在这里，太阳性借由幻相的美学效应被传递而出。“太阳性”成为了一个包罗万象的术语，它包含着许多世俗和宇宙的元素，它们掠食着巴塔耶的主体们，并在能量的累积与直至无尽的整体消耗之间所发生的矛盾运动中，推压着这些主体，又将它们拉扯开来。

值得注意的是，巴塔耶拥抱太阳的方式是将它形象化为躯体苦痛的能动者。（这里我们需要意识到，太阳性是一个非常暧昧矛盾的主题，需要被谨慎对待，而不是被抽象化和

理论化为“能源文化”，更不该被挪用为一种资本主义针对主体性的全面而破坏性的统控）。《太阳肛门》(*The Solar Anus*)，这篇巴塔耶在1920年代晚期对于太阳性的早期表述，通过将他自己的男性肉身写进欲望与死亡之中，跨越了本体存在的孤独寂寥，成就了一次痛苦的练习(1985:5-9)。这篇文章在他与他的恋人（一个十八岁的资产阶级白人女孩）的亲密关系和太阳与地球间暴烈的基要动力学这二者之中展开。他与他的恋人，太阳与地球，被一种自相矛盾的、内在基要的亲密关系捆绑在一起。他/它们相互渗透，但也同时被推向无尽的分离，并最终通过一种在永恒的生与死之间轮回循环的行星式交媾，走向全然的湮灭。换句话说，借由太阳性而实现的性欲交融的重新安置，注定了他与他恋人的身体步入到一出宇宙的宿仇之中——地球那幽暗莫测的深度与能量（被他明确地形象化为“肛门”）和太阳那挺立不屈的曝露（被他形象化为“阴茎”）之间的积怨宿仇。

潮汐涨落运动、海水拍击沙岸、地月周期旋转，巴塔耶以诸如此类的地球动力学重写了异性恋规范下的插入式性交。他展现出这些地球的节律是如何开始累积行星元素的能量，并在太阳的作用下过载外溢；身体如何开始滋生淫溢，将这对爱侣引入夜晚的更深处，特别是，那让他如同一具幡然苏醒的尸体一般的死沉沉的深眠。他的再度苏醒伴随着一种日益暴烈的意欲去侵犯身体与地形边界的需求。太阳将他从夜晚、从恋人们那关于本体存在的孤寂的沉睡中唤醒，到达一种不同的、难以设想的亲密：肆虐地，加速着重复透入他恋人的肛门，此种驱力，直至走向共同的万劫不复(7-8)。太阳是驱动着他的身体进入“欲望”与“消耗”的动力——就像是“充血的勃起”与“射精”——并激活一种强迫性重复。太阳不会，将永不会，也不能够停止：它驱使他的身体以一具尸体的形式再次显现，继续着欲望与消耗。恋人们的身体杂糅在一起，被转换成为一个太阳化的行星，它展现为地球上的湿腐、土壤、火山喷发出的岩浆所构成的流动性。地球上开裂的地形因此就成了太阳的肛门：太阳暴烈喷射着所容之物的地方。因而，太阳的慷慨并不是纯粹抽象的光或热，而是被地球的世俗和隐藏的衰败所抵消着。巴塔耶对于“阳具式太阳性”的思考拒绝脱离其在肉欲意义上的对立面——“肛门式夜晚”——而单独存在，后者旨在产生一种完全的取消：借由“太阳之环(solar annulus)”，他恋人的肛门，地球的肛欲，以及渴望湮灭的驱力，在他关于太阳的写作中被捆扎连结在一起。

在这篇早期文章中，巴塔耶起初将“太阳性”描绘为阳具的、嗜虐的、以及掠食性的。但没有对立面，他对太阳性的写作也无法成立：“地球”，“（女性的）肛门”，以及充盈着地球、并从地球火山地势中作为岩浆喷涌出来的“流动性（血液）”。在《太阳肛门》中，太阳的能量在本质上将男性恋人“去阳化”，就如同它将女性恋人“肛化”。两具身体都被粗暴地剥夺了它们的生殖编码，在太阳与地球的暴烈交换中被重新铸造。最终，这个“极度阳具化”却又矛盾地被“去阳化（无效化）”的男性形象被巴塔耶赋予了一个名称，他在随后的文章中将它阐述为：Jesuve。这个新词结合了词语“Je suis (法语：我是...)”，“Jésus (法语：耶稣)”以及“Vésuve (维苏威火山)”，清晰展现出太阳性对于男性主体性的介入，以及基督教体系给这一语汇奠定的神圣基础。巴塔耶玷污了那独一无二的在十字架上淌血的耶稣形象（作为“人”的“神/上帝”），他被献祭，并耗尽自己的鲜血来净化世间罪恶。“Jesuve”是太阳与地球的荒淫及无神的合成体，一个渎神的耶稣，是阳具亦是肛门。这是一个充盈着鲜血的主体，寻求着暴烈的消耗，它的面目猩红骇人，淫秽可憎，如同火山一般，言说着污脏如泄的语汇。巴塔耶写道：“我不惧宣称，我的面貌不堪入目，我的激情只有 JESUVE 才能表达...这对灼人而眩目的太阳的污鄙戏仿”[\(8 - 9\)](#)。



维苏威火山(Vésuve)的卫星图片，世界上最著名的活火山之一，图片来源: nasa.gov



WU SPACE

作为太阳的戏仿形象，Jesuve 的力量来自于它自我消耗/自我废止/自我献祭的运作。太阳性是它的毁形力，是使得人类身体及其意义发生突变的一种动态能量。对于人类身体、意识、世间形态的相互交织，太阳提供了一种异源化解读的能力。如此一来，“Jesuve”就能够被定位为一种过渡性的能量，它将太阳性和革命性能量写进同一篇章，作为一种共存于世的行星力量，涌动在人类身体和更为广泛意义上的生物存在之中。借此，“太阳”作为一个自下升起的耀眼力量在巴塔耶的笔下得到复原，击穿身体，自头骨顶端爆裂冲透。太阳占据身体，将它吸进一个肛门 (anal)/无效 (annulling)，失明的 (blind)/夺目的 (blinding) 松果体之眼。此刻，“盲视”与“视象”一同出现，作为太阳那令人发狂且又消弭废止的效应。在行星意识的发源处，“盲视”，成为了“可视性”本身的作用力与条件。

## 冷太阳，盲视觉

巴塔耶的写作在“太阳性”中发现了一种与启蒙哲学截然对立的神话视象。在这个方面，巴塔耶用一种他称之为“异源学 (heterology)”或是“异质性科学”(1985:97) 的方法，将科学与哲学同置于太阳的白昼冷光下。他想象出一种太阳光芒，能够悖于启蒙运动传统所假定的“客观性”。为了做到这一点，巴塔耶借鉴了弗里德里希·谢林 (Friedrich Schelling)在他的《神话哲学》(Philosophy of Mythology)中提到的“kabole”这一概念。正如鲁道夫·伽谢解释的那样，“kabole”是一个包含三重含义的概念：[1] 推翻，扔下，向下推；[2] 始创，奠基，开始；[3] 从自身中扔掉、摒弃 (60)。它既是一种行动，是一种从主体中驱逐出来的施动体 (actant)，又是一种关于创建的概念。综上所述，“kabole”既涵盖了关于驱逐的行为，又涵盖着被驱逐出去的过量盈余。

巴塔耶对“kabole”有着格外的关注，认为它有可能实现针对科学明晰度的颠覆逆转，并使得太阳性作为一道自下而上的光芒获得复原。在这一概念的影响下，他调度着“太阳肛门”、“Jesuve”、“松果体之眼”等等神话学意象，并不是为了歌颂太阳的光芒，而是为了将太阳性本身投射到一个世俗肉身的行星沼泽之中，在那里它可以重现并再一次发现它自己所否定的神话。对巴塔耶来说，科学不仅抛弃了神话，也抛弃了哲学。为

了追求一种纯粹的清晰透明，它无情地将意识四分五裂。因此，他以一种神话学再现的形式来进行他的批判，这种形式将会向科学展现出曾经被它无情驱逐的东西 (94)。太阳性显现为意识启明之光的对立面，通过太阳之于主体以及意识本身的破坏性作用，太阳性逆转了驱逐神话的“katabole”式运动。因此，当太阳性在神话学的意象中被其所描绘时，它就像是一个渎神的陌异者再次回到了科学的话语中；意识曾在一开始将它驱逐在外，并污损了它的样貌，如今意识已认不出这位陌异者的样子。在神话意象回归到意识中之后，它就会推翻 (katabolize) 那曾被粗暴地与它自身相分离的概念。正是在概念的语言中，它将幻相唤醒。

作为一种内在基要的现象，幻相与绝对概念有关。正如伽谢 (2012: 157) 所指出的，巴塔耶的幻相是冰冷的，甚至会致使思维的地形冰封冷却。我们或许可以思考一下巴塔耶的文章《松果体之眼》(*The Pineal Eye*)中的这段内容：“如果说人类智慧的情感暴力如同幽灵一样被投射在绝对真理或说是科学的荒芜之夜，那么就不能说，这个幽灵与那使得它的光辉变得冰冷的寒夜之间毫无共同之处。”(巴塔耶 1985: 81) 正因如此，伽谢 (2012: 157) 将巴塔耶的神话学意象及其异质性的效应所产生的的暴力形容为“glacant (法语：冰冷，不寒而栗的)”，这一特性淋漓尽致地指明了幻相所浮现出的寒冷冰封的原生环境，这样一个从科学绝对论所投下的阴影中冉冉升起的冰冷幽魂，也同时是一个意象，它（如同“冰面”那样）将哲学启明进程映照成为一种尖锐冰冷的分析模式。

为了揭露、映照、并扭转科学与哲学的隐性暴力，巴塔耶模仿了客观性权威的做法和方式倾向。《松果体之眼》重演了黑格尔在抽象主义起源时的最初场景，在那时，绝对观念 (the Absolute Idea) 照亮并昭示出了从意识的暗夜坑穴中飞升而起的意象。在黑格尔的《精神哲学》(*Philosophy of Mind*)中 (1983: 87)，“夜坑”是一个无限的意象世界，储存在精神 (the Spirit) 的宝库，在人类的夜晚之中 [译注：“夜坑”一词在黑格尔《精神哲学》中的德语原文为“nächtliche Schacht”，英译多见“night-like mine or pit”或“nocturnal pit”，本文原文采用的是后一种]。“夜坑”类似于一种自动的、随机性的间歇泉，以一种古老的、非理性的形式从它的储藏中喷涌出意象。绝对观念在此蛰伏沉睡，但它也开始通过对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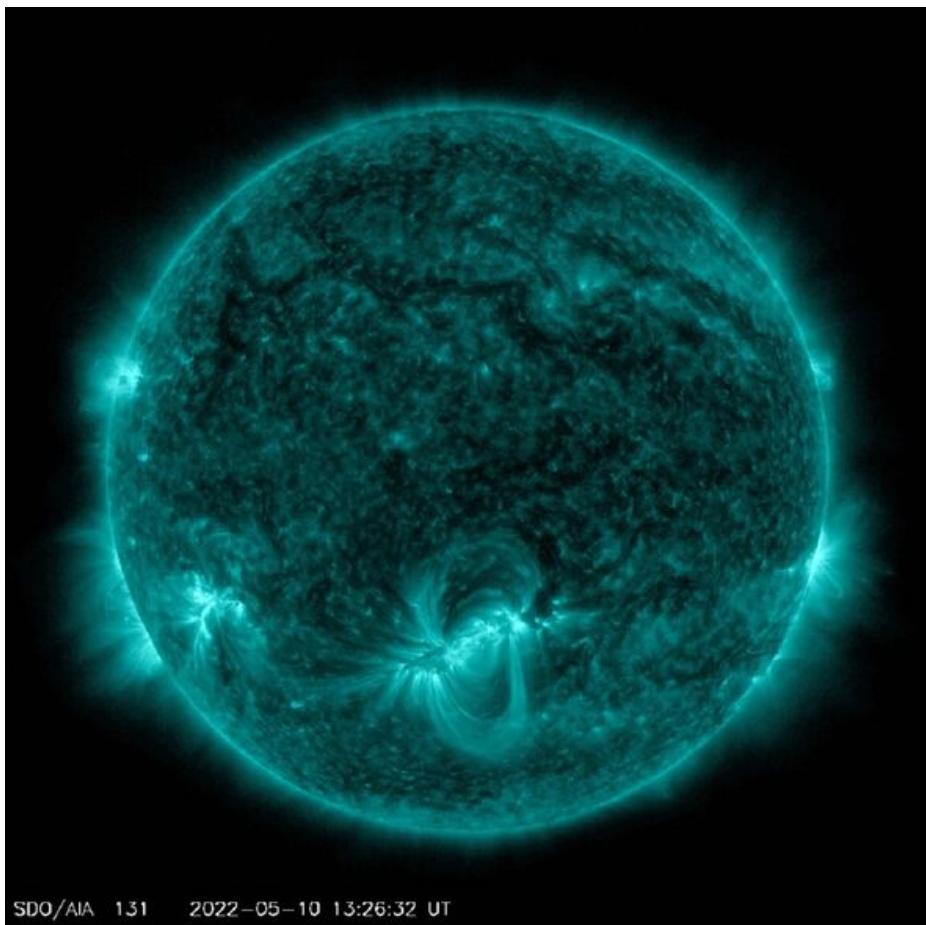


WU SPACE

象的“回忆”、通过对从它那古老的暗夜之源中召回的意象进行启明、挪用和精炼的过程而不断浮现出来。绝对观念通过它对于意象的昭示而想象自己的存在。它从它自己符号生成的幻想中涌现，在这幻想中，将存在之夜的意象照亮是抽象化的基础操作。

巴塔耶认为黑格尔的意识起源从根本上说是挪用式的，而他则采用一种相反的操作来进行反驳：将哲学视为“消耗”。他的异源论关乎着意识的个体化主体，以驱逐它的所容之物作为它满足与扩展的形式。此外，那些不可同化的因素——被排泄出来的幻相——将构成社会特性的施动体，以此社会特性，巴塔耶对抗着科学与哲学的抽象。巴塔耶以这种方式逆转了黑格尔的抽象化过程，将一道白炽光芒投射到想象的暗夜坑穴，倾身向着意识的更深处，将意识的幻相牵引并释放出来。再一次地，巴塔耶将光照的来源定位到了深处。这是一种自相矛盾的光，它从夜坑中折返回来，将自己投射到绝对概念之上，揭示出那些依附在绝对概念上的如同冰冷的残渣余渍一样的幻相。太阳性，就是这过量的光照：它是基要条件，借助它，幻相得以凝固并固守着绝对概念，不肯将自己释放。伽谢解释道：“巴塔耶并没有将情感与暴力的热烈和抽象与绝对的寒冷相对立起来。相反，侵入这其中的是一层霜冻，它甚至比知性与理性的冷感还要更加冰冷。这情感暴力的霜冻凝结住了理性的冰冷。” [\(2012: 157\)](#)

巴塔耶释放基要的毁形力，以深化分析的严谨程度。行星力量对于概念的影响，将学科性本身重新组构成一股嗜虐的力量，粉碎基础性的概念。太阳，则表现为一种规模显著的对于判断能力的毁形。它那逾越想象程度的冰冷，不仅仅是出于它需要特定的献祭牺牲（且不关心这个“特定”具体是谁），还是出于它对于星球的曝露程度正在不断累加。它时时刻刻都是曝露的，但也同时要求着分裂成为无限个奇点。更进一步地，它要求的献祭，需要来自周期往复的、永久不断的奇点的奉献。它的冰冷是意识的掠食性冲动：它从深处猎取，并掌控着我们为它狩猎。巴塔耶异源论的折磨之处就是在于这个矛盾：它把太阳的冰冷想象成对于本体性孤独之痛（献祭牺牲，被诅咒的部分）的一种盲目不见，且又将这种盲目定位为经济交换的托辞。



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NASA)捕捉到的一次太阳耀斑活动的图像, 图片来源: nasa.gov

### 热星球: 在冰冷事实之光下的极致白炽

在《松果体之眼》中一段小标题为“长臂猿的献祭 (*The Sacrifice of the Gibbon*)”的一个格外晦涩的部分中, 巴塔耶精心设置了另一种版本的太阳与地球之间的暴力交换, 这是一出梦幻般的场景: 一群裸体男子折磨着一只雌性长臂猿, 将她献祭给太阳, 而这一切似乎是源于一个性欲异常蓬勃的(白人、资产阶级)英国女人的号令。这群人将长臂猿捆绑在木桩上——“像鸡一样捆起来”——把她活埋进一个地洞中, 只露出她的肛门 (巴塔耶 1985:85)。接着他们烧烫她突出的肛门肌肤。她尖叫着, 身体颤抖抽搐着, 看上去似乎是为了满足那与长臂猿的痛楚而同步颤抖着的英国女人。这些文字读起来字字苦痛。所有这些, 这整个集会, 一个被献祭的灵长类动物, 一个英国女人的渎神狂喜, 以及执行这场献祭的梦游般的男人们, 构成了巴塔耶对于冰冷白昼日光下的经济的构想,

它就像是“腹部与自然之间的温柔契约”[\(85\)](#)。他甚至提及所谓“太阳式的意义”——即“人在敞然开阔的天空下去接受感知他自己的排泄物”的这样一种自豪与成就的感觉[\(85\)](#)——为上述这一段内容做以铺垫。

巴塔耶召唤出诡谲变幻的幻相学式太阳社会。这些社会是一种幻相，以分析性力量的形式作用于它们自身；一种意图去了解世界的驱动力的后燃，这种驱动力借由暴力占领和将星球推向大规模灭绝的方式来实现。在巴塔耶的时代，核弹是以待解除的威胁，而在今天，核能与全球性石油文化的统治相伴，并已然为后者所取代。长臂猿的献祭，也许可以被视为是由气候变化导致的动物及其他生命形式大规模灭绝的一种先兆。这个星球和以前一样灼热，这种灼热不仅仅是像巴塔耶写的那样地球上火山喷发满溢，而更是如今普遍存在的生态状况：升温的海水、变暖的空气、与蔓延的山火。

我们因此可以把太阳性看作是一种当代行星现象：一股借由行星的高温热浪对我们大开杀戒的毁形力。基于这种意义，它既是石油文化体制的诱因，也是其结果。当我们过渡转移到其他形式的能源时，它很可能会随之进一步突变，除非我们像巴塔耶那样明白，太阳性是在太阳与地球的轴线上产生的。也许正是以其孜孜不倦的驱动力将地球转化为能量的石油文化——而并非太阳能文化——表现成为了太阳性的顶点。否则，要如何解释像“Jesuve”一样出现的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其政治纲领就是用回归煤炭能源的方式在由石油主导的全球经济中掌控局势？又或者，要如何解释激发着跨本体之间的（对立于动物和其他物种的，跨越国界的人与人之间的）联系的那种无止无休的攻击性？如果存在之间的边界已经被如此毁灭性地侵犯着，以至于异性恋规范下的白人男性的消耗已经成为了最具主导性的行星力量，那么所谓“本体存在式的关系”是否还能成立？气候变化的加剧，以及愈发增强的对于全球政治与行星灾变相互交织的意识，都体现了巴塔耶那怪诞乖戾而自相矛盾的内在基要的亲密性。巴塔耶的幻相学似乎已被接受为生命本身的规范运作、接受为生命权力的特权形式、接受为一种通过嗜虐地消耗自身去对抗生命从而规训生命的力量，将它自己不断地从生命存在之中进进出出地驱逐着，直到它们自身的死亡，更是直到它们最终的灭亡。然而，正是这样的做法，超越了人类与其他生命物种之间的（非）关联，以种族与性别的差异被具体化，以



民族国家之间的政治交流被戏剧化。生命与生灵的曝露和意识从未如此冰冷，行星从未如此炎热。

然而，正是在这里，我们必须反思巴塔耶的美学策略：他的毁形力将形象烧毁，它揭示出形象总是由那太阳燃烧着的深处所注定的。如果我们像巴塔耶引领我们去做的那样，抓住我们的太阳性，冷漠地去看待我们的经济、它的知识基础、以及它对于献祭的隐含需求，我们会发现什么？对我们来说，与我们当今的太阳性的透镜达成和解会意味着什么？全球经济的能源性基础会看起来更加真实还是更加虚幻？更令人痛苦还是更接近事实？进一步地，去拥抱太阳性的透镜而不是盲目地让它（继续）驱动着我们的文化和未来，这又意味着什么呢？因为巴塔耶迫使我们栖身于献祭的痛苦中，正是由于他如此的志趣，这么一种比喻性的策略引发了深层的反射——当然，是后作用力的——但也正如艾伦·斯托克尔(Allen Stoekl)所指出的那样，悖逆所引发的后坐力，位于伦理的始料未及之处 ([斯托克尔 2007: 252 – 282](#))。那些令巴塔耶的写作充满生机的幻相一旦为人所见，就必然会被认为是卑劣可耻的。Jesuve、恋人们、英国女人、祭司、以及所有在巴塔耶的文章中出现的人物形象，都从他们所遭受的堕落与折磨所带来的纯烈苦痛中汲取他们的太阳性。事实上，他们的欢愉正是在于达成他们自己的污泄状态。巴塔耶将这些幻相与它们帝国式的、资产阶级的、白人的、以及规范式的绝对性结合在一起，以使我们能够在启蒙主义传统中概念形成的挪用式程式里定位它们的起源。那么，我们是否可以接受巴塔耶向我们提出的挑战，通过消耗来掌握太阳性呢？

阿曼达·博茨卡斯 (Amanda Boetzkes)

当代艺术理论学者，著有《塑料资本主义：当代艺术与浪费驱力》(*Plastic Capitalism: Contemporary Art and the Drive to Waste*)，《地球艺术的伦理》(*The Ethics of Earth Art*)，以及待出版的著作《生态能：视象与艺术行星性》(*Ecologicity: Vision and the Planetary of Art*)。她的研究主要关注感知与表征之间的关系、意识理论及生态学。通过美学、人类废弃物的模态、以及全球能源经济的视角，分析人类与环境的复杂关系。

## References:

让·鲍德里亚(Jean Baudrillard), 1998, 《当巴塔耶对形而上学的经济原理发起攻击》(When Bataille Attacked the Metaphysical Principle of Economy), 出自《巴塔耶: 批判性读本》(Bataille: A Critical Reader), 弗雷德·鲍汀(Fred Botting)和斯科特·威尔逊(Scott Wilson)编辑, 191-95 页, (伦敦: 布莱克威尔)。

乔治·巴塔耶(Georges Bataille), 《过剩的幻象: 1927–1939 文选》(Visions of Excess. Selected Writings, 1927–1939), 艾伦·斯托克尔(Allan Stoekl)主编, (明尼阿波利斯: 明尼苏达大学出版社)。

乔治·巴塔耶(Georges Bataille), 1991, 《被诅咒的部分: 论普遍经济》(The Accursed Share: An Essay on General Economy), 卷一: 消耗, 罗伯特·赫利(Robert Hurley)译, (纽约: Zone Books)。

鲁道夫·伽谢(Rodolphe Gasché), 2012, 《乔治·巴塔耶: 现象学与幻相学》(Georges Bataille: Phenomenology and Phantasmology), 罗兰·维格舍(Roland Végsö)译, (斯坦福: 斯坦福大学出版社)。

唐娜·哈拉维(Donna Haraway), 2016, 《与麻烦同在: 在克苏鲁世制造亲缘》(Staying with the Trouble: Making Kin in the Chthulucene), (杜伦, 北卡罗来纳州: 杜克大学出版社)。

格奥尔格·威廉·弗里德里希·黑格尔(Georg Wilhelm Friedrich Hegel), 1983, 《黑格尔与人类精神: 论精神哲学的耶拿讲稿译作》(Hegel and the Human Spirit: A Translation of the Jena Lectures on the Philosophy of Spirit, 1805-06), (底特律: 韦恩州立大学出版社)。

布鲁诺·拉图尔(Bruno Latour), 2004, 《自然的政治: 如何将科学带入民主》(Politics of Nature: How to Bring the Sciences into Democracy), 凯瑟琳·波特(Catherine Porter)译, (剑桥, 马萨诸塞州: 哈佛大学出版社)。

加亚特里·斯皮瓦克(Gayatri Spivak), 2003, 《学科之死》(Death of a Discipline), (纽约: 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

伊莎贝尔·斯唐热(Isabel Stengers), 2015, 《灾难时代: 抵御即将到来的野蛮》(In Catastrophic Times: Resisting the Coming Barbarism), (伦敦: 开放人文出版社)。

艾伦·斯托克尔(Allan Stoekl), 2007, 《过剩与损耗: 巴塔耶惊异的消耗伦理范式》(Excess and Depletion: Bataille's Surprisingly Ethical Model of Expenditure), 出自《即刻阅读巴塔耶》(Reading Bataille Now), 香农·温努布斯特(Shannon Winnubst)编辑, (布卢明顿: 印第安纳大学出版社)。